

灌溉工程遗产: 用好金字招牌

李云鹏 文/图

保护形势严峻 洪水破坏威胁不容小觑

2019年汛期期间,有多处中国境内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遭受洪水冲击受损,为遗产保护敲响警钟。钱塘江的二级支流灵山港在7月份爆发一场洪水,把2018年刚刚成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姜席堰渠首江心沙洲冲开。主流沿江而泄,灌渠引水中断。随后,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四川夹江东风堰所在的青衣江,在8月份遭遇两次超警洪水过程,冲毁干渠段部分附属设施,导致千佛岩景区因此关闭,所幸渠道位于河岸基岩上,主体工程和灌溉引水才未受更大影响。

遗产保护是传承利用的基础。灌溉工程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是工程安全。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在2017、2018年度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各类世界文化遗产面临的最大自然灾害威胁是暴雨、台风等水文灾害。与其他类型遗产相比,灌溉工程遗产的主体构成大部分位于江河行洪通道上,因此遭受洪水破坏的威胁更为突出。加之近年来极端水文事件发生的概率不断增加,灌溉工程遗产防洪安全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

作为“在用”的文化遗产类型,灌溉工程遗产不可避免地会有日常维修养护。如何科学保护与修复,避免保护性破坏、修复性破坏和盲目改建扩建,也是当前灌溉工程遗产保护中亟须研究的技术问题。

灌溉工程遗产是一个新兴的遗产类型,在对其进行保护时要充分认识灌溉工程遗产与一般文物或其他类型文化遗产的特性差异,研究提出科学的保护理论、策略与技术措施,尽快编制发布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探索综合利用 助力遗产地灌区乡村振兴

灌溉效益对农业发展有着支撑作用,这也同样是灌溉工程遗产的首要功能。中国已有19处灌溉工程遗产。总灌溉面积加起来达3000多万亩。如此大的遗产覆盖面积显示了重要的现实意义。除此之外,灌溉工程遗产还要充分发挥其遗产“金字招牌”的经济价值和向公众进行科普文化教育的社会

近日,“人类的瑰宝——世界遗产在中国”线上展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官网正式推出。

此次线上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主办,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制作。与此同时,位于越南河内、西班牙马德里、新西兰惠灵顿以及尼日利亚等多国的中国文化中心也已将同样内容在线上推出。这也是中国文化中心“云·游中国”系列线上展览之一。

右图: 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人类的瑰宝——世界遗产在中国”线上展,为浏览者提供了大量精美图画和视频。



中国的世界遗产 在世界多地推出线上展

李昊燃



上图: 西班牙语版中国世界遗产介绍中,描绘了“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 (Mausoleum of the First Qin Emperor) ”。

下图: “哲学之门”阐述了世界遗产中,中国道教发源以及佛教传承。

(图片来源: 悉尼、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网站)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自2014年设立以来,已公布了6批。我国是工程类型最丰富、分布范围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

在世界各地,灌溉工程遗产已经进入“后申遗时代”。如何实现可持续保护与利用,成为遗产地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价值。与其他遗产一样,合理利用也是灌溉工程遗产最好的可持续保护方法。

2016年,浙江湖州太湖溇港申报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吴兴区义皋镇将一座废弃的民国时期茧站改造成专题文化展示馆,并将其作为国家级水情教育基地;河海大学农业工程学院也将太湖溇港作为教学实习基地,充分发挥科普文化教育功能,大大带动了区域旅游发展。东风堰利用干渠之畔的古建筑,做成灌溉工程遗产的专题文化展陈馆,充分体现了小而精的特色,也已成为国家级水情教育。

目前,灌溉工程遗产的后续发展路径大致遵循了两条路径。

一是发展遗产特色旅游与科普教育。灌溉工程遗产科技价值突出、文化内涵丰富,且绝大部分拥有类型多样的优质生态景观,是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特别是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有独特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过程中是要以保持景观和文化的原真性为基本原则,充分利用已有资源,避免过度建设和生搬硬造。

二是通过世界遗产文化品牌提升灌区产品的附加值。在发展灌区特色农产品和其他相关衍生产品时,赋予其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品牌价值。多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地已陆续推出相关品牌的农产品,如浙江宁波它山堰和龙游姜席堰的茶、江西抚州千金陂的有机大米等。在这一方面,一些灌溉工程遗产可以和灌区的农业文化遗产整合开发。

灌溉工程遗产发展要努力避免同质化。随着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以及各类文化遗产数量的不断增加,遗产本身易辨识的特色特征会越来越显得重要,只有提供给游客或消费者的在其他遗产地看不

到、体验不到、感受不到,才能保持魅力。

依法保护是趋势 需要保护规划和管理条例

2020年3月23日,宁夏司法厅将《宁夏回族自治区引黄古灌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宁夏引黄古灌区由此成为中国首个推动地方立法保护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项目。这也是落实《宁夏引黄灌溉工程遗产保护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与此同时,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四川都江堰也拟修订相关法规,旨在推动灌溉工程遗产的系统保护和合理有序利用。

由于灌溉工程遗产相关工作涉及保护、维修、利用、展示科普等多个方面,其实施往往多个行业和部门、有的跨越多个行政区域,因此前期的统筹规划非常重要。

目前,中国大部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地已经编制或正在启动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工作,部分遗产地政府在申遗动议之初即开始系统谋划遗产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2020年的申报项目“广东佛山桑园围”正在编制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计划结合区域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广东省万里碧道建设和佛山市全域旅游发展,在系统、科学、有效保护桑园围灌溉工程遗产的基础上,以水系统领区域内古村落古建筑等各类文化遗产,保护性改善提升遗产区环境景观,实现灌溉工程遗产保护利用与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充分融合。

链接: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World Heritage Irrigation Structures) 是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设立的世界遗产类型项目, 目的为梳理和认知世界灌溉文明的历史演变脉络, 在世界范围内挖掘、采集和收录传统灌溉工程的基本信息、了解其主要成就和支撑工程长期运用的关键特性, 总结学习可持续灌溉的哲学智慧。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姜席堰引水枢纽,由姜堰、席堰及进水闸、冲砂闸组成。姜、席二堰由沙洲连接,共同构成一个曲尺形的拦河工程。2019年,洪水来袭,将江心沙洲中部冲开。在新编制的《姜席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中,已将沙洲列入重点保护对象。图为龙游姜席堰渠首工程枢纽中的席堰及冲砂闸。



宁夏引黄羚羊寿渠渠首是宁夏引黄古灌区保存最完整的无坝引水工程枢纽,现已经作为保护重点列入保护规划。



世界遗产“苏巴克”灌溉系统位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是著名旅游景点和网红打卡地。旅游餐厅设在稻田中,极具当地乡土特色又与遗产环境景观非常协调。

看·世界遗产

“不能过度商业化” 文旅融合应该这样做

齐欣

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同志在山西云冈石窟考察时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

不能过度商业化,既是文物活化的出发点,也为文旅融合提出了一道需要细化的技术题。

在此之前的3月31日,习近平同志在杭州西溪湿地考察时也同样指出:原生态是旅游的资本,发展旅游不能牺牲生态环境,不能搞过度商业化开发。

从遗产资源的角度来理解,“不能过度商业化”涉及的保护主体非常广,涵括了各种类型的遗产地:既有文物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和名村,也涉及自然遗产地、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意味着保护与活化不能简单地提供产品和迎合受众,而是要覆盖价值阐释传播的原则、标准、路径、方法和产品整体流程;我们回答如何“不能过度商业化”,也需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高度,站在充分应对全社会文化自觉需求的宏观背景下进行梳理。

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是:文物与遗产资源,不能简单地视为普通的文化资源;文物与遗产资源的活化利用,也难于一般意义的文化资源利用。这道需要细化的考题,不仅是给出文物和旅游行业的,与世界遗产相关的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甚至农业农村部和工信部也都应该积极做出回应。同时,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从这些珍贵历史遗迹中获得精神力量和愉悦体验者共同关注的话题。

“不能过度商业化”,文旅融合如何做?

首先,是时候在文旅融合中,细分出“文物与旅游融合”并形成传播体系了。

活化不是商业化,而是细化。文旅融合是否只是将“文”“旅”简单分为买卖两方?是不是每项文化资源都可一式对待?答案当然是“否”。以“文物”为统称,文物、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化名城诸多资源进入文旅融合环节时,存在着一条几年来都未被凸显强调的“隐形门槛”。至少有半数资源已完成价值提取,也由之成为“金名片”被万众瞩目。价值的标准就形成了应用“门槛”。世界遗产赋予的突出普遍价值(OUV),文物保护中使用的历史、科学、艺术及社会、文化价值判定标准,以及工业遗产、农业遗产、灌溉工程各自具有的遗产评估手段,有逻辑地构成了价值体系。细分“文物与旅游融合”并形成传播体系,就需要认真面对这个“门槛”,而非在活化时有意无意地绕过或回避。

此时,实际上需要文旅融合中的“旅”,更多具有“文”的内涵,甚至先成为“文”的一部分;而非停留于既往,重复提供将文物与遗产资源“卖出去”的表面功能。

“隐形”更多意味着文旅融合参与者的“内功”,就是具有

文物与遗产价值阐释水平和传播能力。这是一门后发的、通过实践才能逐步成熟的学问,也是回答“不能过度商业化”的核心技能。

现在,这样的复合型人才,还是太少了。

第二,不唯以计算人头数来评估效果,保持公共文化产品与利益性文化产品的对应比例。

文物与遗产资源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资源。其对应的“产品”首先具有明显的公共文化特性。在文旅融合过程中,文物与遗产活化其实是一个需要小心翼翼推进的领域。其中的难点在于:目前缺乏一套独有的、最大限度阐释真实、完整价值的效果评估标准——只能沿用计算人头数量、计算营业收入金额的传统模板。这种公共价值与商业需求形成的悖论,常使得“越开放、越破坏”的现象反复出现。

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不能过度商业化”,也意味着文旅融合中,唯以计算GDP和游客人头数来判断效果的模式,正在走向终结。

当我们在全球视野下,去比对世界各地的做法和经验时,需要首先意识到我们国家此时此刻所处的社会进程。“文物与旅游融合”是资源、经营、受众三方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价值阐释过程和消费环境。任何一方都可对文物与遗产资源产生推动或反向牵制。说得更直白一点:达到全社会都能理解、尊重文物与遗产价值,形成文旅融合的理想氛围和良性循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真实、完整地进行价值保护,仍是“文物与旅游融合”的重要目标。

可以预见的变化是:“文物与旅游融合”会将遗产价值与旅游市场目标相加,形成全新的加权指数。其中,会有意识地保持公共文化产品和利益性文化产品之间的比例。

“文物与旅游融合”涉及文物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国家公园、历史文化名城和名镇名街三大体系,不仅覆盖了旅游市场的大部分优良资源和黄金目的地;而且通过大遗址保护、线性遗产保护、遗址公园与文化公园等形式,为文旅融合中的深度体验、研学旅行提供了价值、范围基础。

以大运河申遗为开端,跨地域、多领域的遗址体系显示出文化遗产工作者的成熟功力。价值提取变得驾轻就熟也更恰当准确,提供的遗产类型和价值内涵更加丰富。已经进入申遗倒计时的景迈山古茶园文化景观,近期频繁进入公众视线,并不只缘于我们熟悉的茶文化,还因为其显示出的资源多样性。除体现文化遗产价值外,这里还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旅游示范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国家森林公园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既有原住民社区,又是文化遗产专家深度参与的保护地。可以说汇集了当下所有的热点、难点。这意味着,以景迈山申遗为代表,旅游文化品牌的形成与深耕,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文物与遗产资源供给充足的基础上,祝愿文旅融合能够交出一份完美答卷。(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